



文艺和现实之间的“80后”青年

——记浙江金刚汽车有限公司总装分厂 A2 组组长王超

□本报记者 李承静 文 / 摄



“条件再苦，习惯就好”

王超是一名 80 后”，他的谈吐，比实际年龄要成熟老练很多。

王超毕业于湖北一所高校的机电一体化专业，2003 年毕业那会儿，恰逢浙江金刚汽车有限公司到学校招人，于是，他便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这个团队。

2004 年的金刚公司，对一个刚从学校毕业，对工作环境抱有一定幻想的大学生来说，无疑

是欠缺吸引力的。那时候连一条水泥路都没有。”王超回忆道，在宁波和临海的基地实习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就来到了金刚公司。当时需要经过桐屿那边的小泥巴路来公司。”而让王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，来自贵州的他，第一次在台州感受到了台风的威力。当时大风把公司的出租房都吹倒了。”王超说到这些，依然心有余悸。

跟公司绝大多数的同事一样，初出茅庐的王超也是从最底层做起。最初的那个阶段，工作真的很辛苦。每天，同事们下班了，他还上班；

别人还没上班，他已经在车间里待着了。最夸张的一次是接连上了三天班，极其疲倦的他直接睡在了车间的地上，把领导和同事吓了一跳。最后还是领导派人将他给扛回宿舍，迷迷糊糊中听到一句话：让小伙子回床上好好睡个觉。”

是你的任务特别重呢，还是你性格本就如此？”记者问王超。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。”王超说，自己是个很较真的人，当时就觉得，作为一个新人，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接触，如果能多做一些，那么上手也会快很多。我一直觉得，条件再艰苦，习惯了也就是那么回事。”王超说。

天道酬勤，王超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没过多久，他俨然已经是一名技术老手。现在的王超，是金刚公司总装分厂 A2 组的组长，主要的工作范围是保证每天生产任务的完成、控制生产成本以及对一线员工的培训。在王超的观念里，跟机器打交道，再繁杂都有一个套路，更累的是对一线员工的培训。现在新进来的员工，年纪小，家庭条件也好，跟我们那时候相比，他们不愿意吃苦，态度上也会松懈很多。”王超告诉记者，相对于那些脑子很灵活、动手能力强的来说，他自己更加喜欢能吃苦，踏踏实实的新人。“一开始上手慢不要紧，态度一定要端正，态度对的话，多教几次，总会教出来的。”王超如此认为。

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如此一板一眼的技术工，在大学的时候，竟然是一名文艺青年。说到那段经历，王超有点不太好意思：那时候我是学校的学生会秘书长兼文学社社长，当然，纯粹是个人的兴趣爱好。”至于为何会选择机电一体化这个跟文艺完全不沾边的专业，是因为他当时看中了汽车的发展前景。毕竟还是要考虑吃饭问题的嘛。”王超笑着说。

“阿婆是我们爱情的最佳见证人”

当然，对文艺的爱好也让王超收获了自己的爱情。王超的爱人汪丽娟是他的大学学妹，两人结识于学校社团的某次文体活动，并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。

汪丽娟现在是金刚公司的生产物流部记账组组长，2005 年 8 月入职。说起来，两人的爱情并不是一帆风顺。刚毕业那会儿，汪丽娟在同事的介绍下，南下去了广东，而王超则选择来浙江，开始了将近一年的“异地恋”生涯。

我们公司开杂货店的阿婆对我可熟悉了。”王超笑着说。在那一年时间里，王超每天都要去杂货店给汪丽娟打电话，有时候十几分钟，有时候能聊上一个小时，细细的一根电话线，维系着两个人相隔一千多公里的爱。

很多异地恋到最后都是无疾而终，而他们的异地恋最终修成了正果。问及原因，王超得意地说：还不是我的“蛮功”！”王超在给电信公司贡献了将近一年的电话费之后，他向汪丽娟表达了自己想结婚的念头。汪丽娟也是个爽快人，几天之后，便从广东飞到了台州，出现在王超面前。几个月后，两人组建了家庭。一年半后，儿子王柏淳出生。

杂货店的阿婆真的是我们爱情的见证者。”王超说。从一开始的一个人，到两个人，再到现在的三人行，幸福就是这样一点点累积。他现在抱着儿子去杂货店买东西，阿婆总会跟他亲切地打招呼：你就是当时天天在我这给女朋友打电话的小伙子吧，现在儿子都这么大了。”

王超说，自己是典型的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性格，夫妻俩安安分分过日子，手把手教儿子，现在的生活，就是以前预期的那个样子。

旅游巴士



说到天池，脑海里不免冒出“长白山天池”五个字，它是中国最深的湖泊。但我没去过吉林省，自然未能和长白山天池见上一面。在新疆境内，要瞻仰的是天山天池的旖旎风光。

打心底里说，因为去过四川的九寨沟，也见过大理的洱海，从此在我这双世俗的眼中，再也没有比这更惊为天人的水姿。和九寨沟水的奇幻无穷和洱海的波光粼粼比起来，天池那一汪子水也就仅剩几分“小清新”的姿色了。但和天山天池初会的那一霎那，居然也有种触电的感觉：那哪里是湖，分明是一片小小的天掉落到了地上。

如果九寨沟的门票是 220 元的话，那么天山天池的门票也就 100 元，并没有丝毫其他的意思，只想从数字上说明数字背后的另一层含义：这是一个并不大的景区。导游在介绍这个景区的时候，充满了想象，离开传说这里真是有些局促。但导游的一句话还是瞬间落进我心里：冬天的时候，天池湖面上结起了厚厚的一层冰，是全国少有高山滑冰场。

高山滑冰场！这五个字让我拍了自己的大腿，我就应该在冬天的时候站在这里，而不是在这野花胡乱开放的季节。当然，真给我一个滑冰场，我也只能在上面跌跌撞撞，但我就想隔着厚厚的冰面和湖底的各种鱼怪对视上一眼，多么畅快的感觉啊。此刻，不过是两艘装饰得很招摇的游船在湖面上趾高气昂！

或者让我在皓月当空的时候来到这里，那必将是一幅“静影沉璧，清景无限”的画面。远处的山头上是否有人在对月饮酒作诗也无关紧要了，我只想看看自己落在湖面上的影子，是否会像远处的苍鹰般，明明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啼叫，却被天空抹得一千二净。是的，不管我内心有多翻江倒海，一旦在那样的时刻独自静坐在天池的湖边，必定也是波澜不惊的。

避开“掠夺”美景的人群，我独自寻找一个人的天池。一个安放在树干上的小木屋让我驻足了很久，仿佛那是我的窝。这个小木屋对于庞大的森林来说是渺小的，如同我那个置身在偌大城市森林里的窝，以为多么了不起，但摧毁不过分分钟的事。而这个小木屋，却能经得住风吹日晒，以树的枝叶为屏障，无心的人即便将目光投向它的方向，想必也难以看到它的存在。存在，不为别人的看到而在，但这个世界上太多人的活着都是为了引起别人的重视。

记得一个人还爬到天池海事救助工作站的山头，一只只巨大的蚂蚁让我头皮发麻，逃窜的速度估计比林中的野兔还要快。逃命成功后才想起，如果没有这么个，恐怕难以熬过炎炎夏日的酷热，也无法抵抗皑皑白雪的冰冻。依然是个生存的故事，恐怕这些蚂蚁还在进化史上留下几百上千年的历史。

总的说来，天池的美无法完全满足我的视觉需求，而一个人的想象力又是有限的，那剩下的

新疆游记二——



天山天池的另一半

□蓝色小羊



该由吃来补充了。

饕、手抓饭，是团队餐上首先亮相的两道当地特色美食，但我兴致缺缺。趁其他人大快朵颐

之际，我又跑到外面瞎晃了。在就餐的不远处，就是露天厨房，新疆的帅小伙刀下生风，切的黄瓜丝细得相当匀称。其实我不只是对他切黄瓜的工

作感兴趣，还想趁机套近乎拍张照片。在直视了三分钟后，这位小伙抵挡不住我目光的“热情”，刀起瓜断，递了半根黄瓜给我。我也丝毫没有江南女子的羞答，接过来咬得“嘎吱嘎吱”脆。而想要的照片，也收进镜头里了。

一回头，看到切羊肉的小伙旁边站着个新疆小女孩，正开心地啃着手里的蛋糕。一缕光打在女孩的脸上，或许是眼睛里，因为她明亮的眼睛让我忽视了周遭的一切。看到这双眼睛的时候，我终于了解到天池的美：干净。天池澄碧的湖水，均由高山融雪汇集而成，那雪或许凝固了上千年，但因为一道恰到好处的光长期照射，它便也屈服了，乖乖流进了那湖里。

我不贪恋夏季天池的美，因为幻想着冬日里能够在结冰的湖面上摇摆一曲；天池的坦诚相对也没有让我惊为天人，我却在偶遇的小女孩眼睛里看到天池的另一半美好；而如果没有放下不满足，在想象里拥有过天池，那必定也是会心存失望的……即便这般，我依然只得到天池的一半，也只能期待着另一半。（未完待续）

